

试论杜拉斯小说《情人》中的水意象

杨晶

(常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 水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它引发了人们对价值观的于深层思考。在《情人》中, 除了河流、冲洗、眼泪这些不同的水的形式之外, 甚至作品的风格都能体现出水的流动韵律感。对于水意象的分析, 就是为了找出隐藏在这些“水”形式底下的深层意义, 详细解读水意象的作用, 揭示在循环不止的生命中体现出的人性特点。

关键词: 水意象; 流动写作; 救赎; 自由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4) 04—0097—03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4.021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以《情人》(l'amant) 获得 1984 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le Goncourt Prix)。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描述了在法属殖民地白人女孩与富有的中国人之间深层而绝望的爱情。在这部作品中, 不同的水的象征意义引发了人们对于价值观深层思考。“在文学里水既是一个审美关照的对象, 又是一个表情达意的意象。作为一个意象, 水是文学家笔下最富活力的精灵, 具有开放式与多元化的比喻意义和象征意义。”^[1] 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还特别指出作为一种物质想象的源泉, “这是一种比火更女性更均匀的本原, 这种更为稳定的本原, 它通过更隐蔽, 更简洁, 更简单化的人性力量而具有象征性。”^[2] 在《情人》中, 水意象的形式多种多样, 不仅仅局限于书中开头和结尾出现的河流, 同时也要参考那些哭泣的人们的眼泪, 两次大冲洗, 甚至新小说的特点。对于水意象的分析, 就是试图找到隐藏在各种“水”形式底下的深层意义。

一、河流的二元对立意义: 生发和毁灭

首先来看下最丰富的象征意义: 河流。白人小姑娘和中国情人之间的爱情, 以湄公河边的相遇开始, 以小姑娘乘船离开西贡码头结束。纵观整部小说, 在杜拉斯的笔下, 河流呈现出矛盾的二元对立

特性, 它既是创造者, 又是毁灭者, 这种二元性正是围绕着自由, 欲望, 死亡这些主题所展开。

(一) 河流是创造者, 象征着对自由的追求, 对欲望的追逐

水是万物的起源。河流生生不息, 具有生发万物的力量。这种创造力可以被诠释为对于自由的追求, 对于欲望的追逐。“我才十五岁半。就是第一次渡河。”^[3]^[1] 渡河这个重要的场景, 可以让人联想到自由这个主题, 这是小姑娘追求解放, 追逐欲望的重要阶段。在横渡湄公河的渡船上相遇后, 小姑娘接受乘坐中国男人的车子回西贡。因为她这样认为: “这是她第一次避开她的家做事, 有一次开始, 这也成了永远的回避。从此以后, 她发生什么事, 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3]^[43] “不论是母亲, 或是两个哥哥, 都不会知道了。”^[3]^[43—44] 小姑娘登上渡船, 就是离开了母亲之河。因为“母爱具有强大的保护及吞噬力。女儿只有把母爱力量通过审视、疏导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才能挣脱母亲的樊篱, 完成真正的自我实现”^[4]。所以可以说河是童年和成年的边界, 越过这个边界, 就标志着童年的结束, 小姑娘迈出了摆脱母亲权威争取自我解放的第一步。《情人》以海上旅行作为叙述的终结, 小姑娘离开让她哭泣的情人, 开始一段海上长途旅行, 从而到达地球另一端开始新生活。大海见证了

* 收稿日期: 2014—03—28

作者简介: 杨晶 (1979—), 女, 江苏常州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法国语言文学研究。

小姑娘摆脱过往的樊笼,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决心。变化流动的水还是一剂催化剂,象征着不断生发的欲望。湄公河见证了小姑娘和情人之间的首次相遇。在这里,中国人窥视着小姑娘,小姑娘以奇怪的成人装扮诱惑着情人。湄公河的激流催生了小姑娘和中国情人之间不断涌动的欲望。当这对情人第一次在单身公寓发生关系时,大海象征性地出现了,“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3]47}“大海汇聚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3]53}大海般的欲望激烈地席卷了这对情人,使得他们沉醉其中。

(二) 河流是毁灭者,变幻不定,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流水无情。善变的水是灾难之水,具有毁灭万物的力量。水能够冲击一切:物质、信仰,甚至生命。杜拉斯给我们展示了这条致命之河的启示录般的场景。湄公河被描述为野性的、暴躁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拦其流向大海的永恒之路:“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3]13}这幅可怕的景象将很快使得小女孩感到害怕,她说“害怕钢缆断开”,“被冲到大海里去。”^{[3]13}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条水路通道看上去是无害的,然后马上就宣示出它摧毁一切的力量,在小姑娘和她的中国情人的身上留下了印记,这对情人慢慢被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吞噬,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能把一切带到它的路上,“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3]24}包括爱情。这正启示了小姑娘和情人之间爱情的必然悲剧结尾。湄公河不是通往遗忘之河的悔恨之河,它不会通向更好的生活,而是通往虚无,它注定是“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3]13}就像情人之间的爱情注定消亡。流水无情,除了具有摧毁一切的狂暴力量,还是诱人死亡的罪魁祸首。在小姑娘回国的航程中,她忆起纱沥地方长官的儿子从船上跳下,水魔吞噬了他。水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使人绝望,黑暗中的大海诱发小姑娘也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二、流动写作(écriture courante)风格的不拘之美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风格恰到好处地遵循让·李嘉多(Jean Ricardou)的哲学理念,他的原则是:“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种叙述的探索冒险。”^[5]杜拉斯将此理论应用于自身的写作实践中。在《情人》中,该原则正是通过

意识流体现的,既是对公众承认文学传统,同时又是反抗传统小说严密组织合理安排的线性结构。语言像意识一样,是流动的。这种新的写作手法在写作之时像一条河流一样,自然而然从一处流到另外一处。1984年9月28日,接受贝尔纳·毕沃(Bernard Pivot)采访的杜拉斯在法国2台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Apostrophes》中,杜拉斯使用了“流动写作”这一词语来描述她的写作特点:“所谓的流动写作,我说的是一种几乎漫不经心但是文字奔流而出的写作方法,它不急于叙述事物,而是抓住事物。我说的是词语的顶峰,这是一种在顶峰流动而出,不失去想要写的,使想要写的更快出现的写作方法,因为当我们写作时,很快就忘了一切,这是悲剧。有时这很可怕。”流动的写作是一种理想的写作方式,是藉由一股看不到的力量将不同的要素充满想象力地融合在一起,不拘泥在某事物,也不加以区分,这正是杜拉斯一直追求的。而在《情人》中,她最终实现了这种写作方法,像流水一般流动自如的文体,不断向前流动而去,句子流畅,节奏或断续或连贯,具有独特的韵律之美,叙述方式模糊不清,叙述视点在不同人称之间转换,文章段落之间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充满了无拘无束之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杜拉斯,流动写作是一种最终的报复形式,是为了摆脱传统小说的各种限制。流动的笔法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物,都不加区别,不加选择的带着它们向前流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使得作者的潜意识浮于表面,从而让人浮想联翩。

三、冲洗的救赎意义在于摆脱限制,追求自由,给予幸福和希望的憧憬

在《情人》中,杜拉斯描写了两种不同的“冲洗”的形式借以表达“水”的救赎意义。首先,为了摆脱社会压迫和限制,我们应该注意到小姑娘进行仪式般冲洗的象征意义。这是在情人公寓里几次出现的为小姑娘的冲洗,这种肉体的擦洗实际是象征着带走一切的担忧,带走一切的精神的不纯洁。“他把血擦去,给我洗净。我看着他做这些事。”^{[3]48}在和中国情人每次发生关系后,小姑娘总是象征性地用水受洗,这是对于她混乱的生活和母亲对她期望落空的赎罪和宽恕。很明显,水是一种净化之物,它使得小姑娘克服了通往成人世界的障碍,跨越了从小姑娘-女人的门槛。从这个层面,小姑娘仪式般洗涤的水的象征意义就转变为对于社会限制的自我精神解放。另一次,是全家趁哥哥不

在家的時候對家裡的一次大沖洗。這樣的沖洗場景描述向我們展示了把全家從毀滅和悲傷中解救出來的希望。再看一下這次沖洗的另外一個意義：象徵著幸福的一刻，但是轉瞬即逝的確，這刻的幸福即是通过家裡那個劊子手（大哥）不在家，通过水流四溢孕育生命的新篇章來展示出來的。母親明確表示沖洗房子是為了“洗洗干淨，消消毒，清涼清涼”。^{[3]73}這也就是說，水成為治療深植在家庭裡面不能痊癒的重大苦痛的良藥。“把它全浸在水裡象花園那樣”^{[3]73}，“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變成了一個水池，河邊的田地，淺灘，河岸”^{[3]74}，這些生動地對水的比喻，靈活地描寫了正在被洗滌的房子。家成了能夠容納幸福和希望的場所。在沖洗房屋的場景中，傳達出一種真摯的快樂。與其稱之為沖洗，不如說是淨化。流動的水使得家庭的壓力消失了，並且創造出一種快樂的氛圍。這裡，母親少有的露出積極的一面，小姑娘對母親的那種柔情被極致地體現出來。總之，水作為沖洗功能的象徵意義突出了雙重的樂觀情感：一方面，是小姑娘擺脫過去的束縛，是幸福；另外一方面，是家庭向未來打開希望之門，是希望。

四、眼淚是感情的积淀和釋放

在這部小說中，眼淚也是水層面的同義詞。實際上，作者對人物眼淚的處理方式不是笨拙的，因為它重在強調不可言說的慌亂、痛苦、暴力、愛情、快樂、無力等人性的特點。杜拉斯故意表現之，為了讓人了解人內在的軟弱：中國男人的哭泣可以理解為害怕和軟弱，“他呻吟著，他在哭泣”，“他一面哭，一面做著那件事”。^{[3]47}而小姑娘在中國男人面前的哭泣可以理解為她痛苦的生活和不幸的家庭。母親哭，“哭她一生多災多難，哭她這個

女兒丟人現世”。^{[3]71}小哥哥在黑暗中的哭泣可以理解為他受到的不斷的戲弄以及大哥對他施加的家庭暴力。這一切都可以解釋每個人哭泣的原因，他們隨著生活變遷所造成的內心之旅呈現出來了。每次安靜地流淌的眼淚是為了學習如何更好地準備和適應出人意料之外的情況。小姑娘在海上旅行時的哭泣，“她哭了，因為她想到堤岸的那個男人，她一時無法斷定她是不是曾經愛過他”^{[3]136}，小姑娘的眼淚正是為了治愈經歷了真實感情所帶來的必然的痛苦。由此，作為哭泣出現的水使人發現事實真相，從而更加珍惜對於過往經歷的回憶。流淚是因為絕望，流淚也是為了慰藉，眼淚能夠給人以力量以對抗不幸。

《情人》中水的象徵意義強化了闡釋意義，甚至是重現了互相對立但又互相調和的事實。所有的水的象徵意義表現為四種形式——河流，流動寫作的風格；小姑娘身體的洗滌和對於家庭的大沖洗；人物的眼淚。這四種形式展示了水的不同的象徵意義，揭露了人的特性，生命的自然循環。

參考文獻：

- [1] 李德民. 象同喻反：水意象的辯證解讀 [J]. 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23—26.
- [2] [法] 加斯東·巴什拉. 水與夢：論物質的想象 [M]. 顧嘉琛，譯. 湖南：岳麓書社，2005：6.
- [3] [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 情人 [M]. 王道乾，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 [4] 蔣慧珍. 精神分析《德伯家的苔絲》中的母女關係 [J]. 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87—89.
- [5] Jean Ricardou. Pour une théorie du nouveau roman [M]. Paris：Edition du Seuil，1971.

An Analysis of Water Imagery in Marguerite Duras' *l'amant*

YANG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mant*, water image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arouse our reflection on values. Water can be remedy to eliminate the pain, gives people hope and liberates people.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analyze all forms of water, such as writing style, water shower and flushing, tears and river. It has tried to explore the deep meaning which is covered under the water forms to reveal the cycle of life.

Key words: water image; écriture courante; redemption; liberty

(責任編輯：朱世龍，沈秀)